

532万人网上蹭他的刑法课

刑法学教授罗翔靠“硬菜”和“浓汤”火出圈



▲罗翔 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罗翔在《圆圈正义》中把正义比成用任何仪器都无法画出的,但客观存在的完美的圆圈。他觉得心中所希望成为的那个“理想人”也是类似的圆圈,而自己只能继续追求画得更圆些,同时也不要随意去论断别人画得不够圆,因为自己画得也不太圆。

他强调:“但这并不意味着圆圈不存在”

本报记者张典标

直到发现那些和法律圈八竿子打不着的朋友,也在看自己的刑法课,罗翔才觉得自己火了。

43岁的罗翔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刑法学研究所所长。3月9日,他受邀把自己的刑法课“搬”上B站(视频网站),两天之后涨粉百万,如今粉丝数量已超532万。

这532万里既有法学专业的学生,也有土木工程、师范、历史、哲学、化学、畜牧兽医、金融等五花八门的非法学专业学生,甚至小学生、中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也来“蹭课”。

对于自己的迅速蹿红,罗翔最开始是开心,但转身又反思自己太虚荣。他想起外公的遗言“你当自卑视己,切勿狂妄自大”,提醒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老师,别飘飘然。

听到外公这句话时,罗翔还在上小学,直到33岁以后,他才算真正听懂。

刑法课上的“硬菜”和“浓汤”

女干部遭人强暴时,急中生智将不法之徒推入粪坑并连踩三脚,这种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还是事后防卫?

张三对他人怀恨在心,给对方买了一百张蹦极票,结果第九十九次的时候对方摔死了,赠票不算危害行为?

张三儿子考上985,就在颐和园里放了985条毒蛇,应该认定为什么罪?

罗翔把上课比喻成做菜,这些曲折离奇的案例就是他的食材。由于举的案例大多以张三为主角,张三也被网友戏称为“法外狂徒”,有热心网友还专门拼接出这个虚拟张三的“传奇一生”。

张三的故事大部分来自真实案例,有些是经他加工改造而成的。干货满满的食材,配上罗翔剥洋葱一样的讲解和单口相声式的风格,一道刑法课“硬菜”出炉。

除了“硬菜”,罗翔的法学课堂上还有“浓汤”。这些“汤”就是案例背后夹带的“思政课”。比如,讲到性犯罪,他解释为什么不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处以酷刑时说:“法律归根到底是人的法律,我们惩罚犯罪分子,也要把他当作人来尊重。如果那些性犯罪者真的被物理阉割了,那么我们就没有把他们当作人,而是当成了一个随意拆卸的物件。如果随随便便给绑架案、拐卖案、强奸案一律判死刑,那强奸犯或许会在作案时毫不犹豫地杀死受害人,因为反正被抓到了都是死刑。”

这些“汤”并不是简单的“心灵鸡汤”。有毕业“回炉”的法学生说:“学了几年法律,很多时候都是机械地学,为了考试而学。但从罗翔老师身上,感受到了对生命的敬畏、对常识的尊重,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法治的追求,这些让我感动。”

网友评价罗翔的“饭菜”实在“上头”。等腰酸背痛时,很多人才发现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,而自己原本只打算看一会儿。很多人留言:“津津有味”“根本停不下来”“奇怪的知识增加了”。

质疑也紧随人气而来。有人说他的教法是“教学娱乐化”,网友是来看段子、听相声的,没多少是真正想学刑法的。

“如果法律能像相声那样深入人心,普及法治观点,那很让人欣慰。”罗翔说,“新奇案例背后是一些抽象的观念,希望这些‘段子’能调动更多思考。”

事实上,从“沸腾”的弹幕和留言不难发现,很多人是在分析案例,讨论罪名。

曾逐字写下课上要讲的话

其实在成为“网红”之前,罗翔已经是“校红”,他蝉联“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大老师”多年,被学生称为“刑法小王子”。

在中国政法大学,罗翔的课一座难求,能容纳200人的阶梯教室里连走廊都坐满了旁听生。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许奕圣回忆,为

了抢座,早上六点半教学楼一开门他就去座位上贴条,写明何时占有此座。

再后来,为了避免选上课的学生没座位,罗翔只能通过提前抽签固定选课学生的座位。而抽到了前排的学生,“开心得像中了大奖”。

罗翔的线下课堂风格与线上并无二致。“就像我们湖南人做菜,肯定都得葱姜蒜爆锅。不同的课堂就像炒不同的菜,不一样的只是食材,但都得爆锅。”

罗翔说,这种“香爆入味”的风格并非自己刻意雕琢的结果,而是学生鼓励出来的。

“学习是很辛苦,枯燥的,如果有一种趣味性引导,能够让人坚持,那也未尝不可。”罗翔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,“学生越喜欢这种教学风格,越能教学相长,也就越能鼓励自己坚持这种风格。这是一种正向循环的关系。”

罗翔在讲台上收放自如,妙语连珠,很少人知道他从小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。1999年,罗翔还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时,就开始外出兼职讲课。曾经每次课前,他都把要讲的每个例子、每句话写下来,甚至包括“下课了”三个字。

再后来,熟能生巧,脑子里有个提纲就够了,“就像菜谱一样,菜做得多了菜谱自然可以放到一边了”。

把刑法课搬上网之后,罗翔的“食客”猛增。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关注,这让他觉得责任更大,有点压力。

尽管被网友称为法律“段子手”、法律界的“郭德纲”,罗翔在生活中却是“很闷”的人。他没什么爱好,除了读书、讲课,组织读书会就是做饭,平时也不会给身边的人讲段子。

课堂上的“爆”与课堂外的“闷”,罗翔并不觉得矛盾。他说:“毕竟生活不是段子。君子慎独,也要走入人群。”

走红之后,罗翔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,依然过着“很闷”的生活。对“网红”这个标签,他不飘飘然,也不着急撕掉。

“网红本身就是昙花一现。走红只是人生剧本里的小插曲。不论是在云端之上,还是在低处,我都只是一个普通人,有普通人的虚荣和虚伪。但是要尽量去克服它。”罗翔说。

努力画好“圆圈”的人

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不容易。

在北京上大学时,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同窗,他总觉得“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”“大江东去,无非湘水余波”,为自己的湖南人身份而骄傲。学校组织湖南老乡会,他和老乡们一起,夸夸湖南人的好。再后来,一次老乡会活动没叫他,原来他们开的是长沙老乡会,而他是湖南耒阳人。

这件事没让他反思。相反地,他当时想的是,“你不带我就不带我,我还不跟你玩呢!”

后来在学校教书时,罗翔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,不大瞧得上身边“平庸”的人。

改变发生在33岁那年。对于这个转折,罗翔不愿意多谈。他只说,“年少总是轻狂,总是喜欢抽象的概念,总把人设想得很完美,用理想的标准要求别人,才会觉得别人如此平庸。可事实上,你每天都在与一个平庸的人共处,那就是你自己。你每天不断原谅自己,却不愿接纳别人的不足。”

在《圆圈正义》一书中,罗翔写道:“对抽象人类的爱只需投入脑力,但对具体的爱则需投入真实的感情。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完美,都有可鄙之处。一个人越是陷入对抽象人类的爱,就越是厌恶真正具体的人。”

面对记者对那次转折的追问,罗翔说,“你身边的人就像一面镜子,他们会提醒你,你也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问题”。

33岁之后,他才真正明白祖父当年的话。他反思自己不够勇敢、反思“法律技术主义”、反思自己的自恋和偏见。自我反思后来也成为了罗翔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告诫。例如,他经常在讲完新奇的案例之后,一本正经地告诉学生们,法律学习千万不要陷入技术主义,法律永远不能超过社会常识的限制,千万不要带着法律人的傲慢,这种傲慢其实只是不学无术的一种体现。

罗翔希望学生能培育出真正的法治理念,比他走得更远更好。一门课结束时,常常有学生找他留言,他总是写“愿你成为法治之光”。“法治之光”,在罗翔看来意味着一方面要追求良善,另一方面也要自觉遵守规则,不要觉得自己在规则之外。

“这些学生们是中国法治未来的中坚力量。如果他们能够成为法治之光,就能够照亮周围的人,也照亮他们自己。”罗翔说,“其实,那句留言也是写给自己的。”

罗翔在《圆圈正义》中把正义比成用任何仪器都无法画出的,但客观存在的完美的圆圈。他觉得心中所希望成为的那个“理想人”也是类似的圆圈,而自己只能继续追求画得更圆些,同时也不要随意去论断别人画得不够圆,因为自己画得也不太圆。

他强调:“但这并不意味着圆圈不存在。”

本文部分资料参考《圆圈正义》



“这种生涩、不自然,恰恰是基层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摸样,是不忘初心使命的体现”

本报记者张典标

几年前,还只有极少数人能做主播、当网红;但在今年,新冠肺炎疫情为直播经济按下快进键,只要有手机就可以尝试直播带货。这段时间,从直播室到田间地头,从水果生鲜到家电、口红,从院士、明星到干部、农民,网络直播热度不减,很多人都成了“带货官”。

几天前,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,一个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画面是,总书记与当地一位正准备通过直播销售土豆的主播进行交谈,并鼓励大家说电商在推销农产品方面“大有可为”。

事实上,在总书记点赞之前,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尝试担任“带货官”。在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蒿枝坝村,中国工程院“土豆院士”朱有勇戴着草帽,用手机直播挖土豆,还炒了一盘醋溜土豆丝。1个小时的时间里,这位院士吸引了54万网民观看,卖了近25吨土豆。

在另一场直播中,中国工程院“柑橘院士”邓秀新和秭归县副县长吆喝卖秭归脐橙,吸引了125万网民围观,6万斤脐橙当场售罄。

除了明星、院士等自带流量的“网红”,更多人是和你我一样的草根主播、非主流主播。比如,各地市长、县长们一改平时严肃的形象,挖掘出“被政务掩盖”的销售和表演天赋,带货能力不比网红明星弱。据新华社报道,上个月共有约130位县长走进淘宝直播间。

在山间田野,很多农民第一次接触直播,就把镜头对准了自己和农副产品。比如,杭州西湖区金家岭村的茶农马勇和妻子,除了采茶还兼职直播带货。上个月,他俩做了20场直播,卖了近公斤新茶。难怪有媒体说,“现在数字成了新农资,手机成了新农具,大棚成了直播间,直播成了新农活。”

在贫困村的扶贫车间和产业基地,一线扶贫干部为农特产品代言,成为扶贫战线新景象。

这些“非主流主播”,既没有精致的瓜子脸,也没有高挑优雅的身材,在镜头面前也并不熟练,却不影响网友的偏爱和购买。原因就在于,这种生涩、不自然,恰恰是基层干部、扶贫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摸样,是不忘初心使命的体现。他们的目的不是成为网红,而是缓解销售难题。

受疫情影响,传统的销售渠道尚未完全恢复,不少贫困地区的扶贫产品面临销售难题,“直播带货”不仅为消费者被限制的消费需求打开了口子,也为扶贫产品提供了新渠道,解了滞销难题。以湖北为例,4月初,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联合京东发起“买光湖北货”行动,湖北货线上成交额整体比2019年同期增长106%;拼多多数据显示,自2月10日开通“抗疫助农”专区以来,拼多多售出滞销农产品总计超过16.25万吨。对于火热的“直播带货”,有人看到了创业商机、风口,有人看到了产业转型发展方向,笔者看到的是“带货主播”成为乡村治理新力量的可能。

产业扶贫是脱贫的根本之策,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。而产业发展重在长远,需要防范化解各类市场风险。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,“直播带货”在拓展销售渠道、缓解市场风险,甚至推动产业升级方面都大有可为。

很多地方的产业,原本走的是当地小批发市场,甚至靠农民摆地摊销售,如今在互联网电商平台,原有农产品销售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。

试想一下,疫情过后,如果每个村都有一个本地的“带货主播”,为乡亲们吆喝本村的农特产品、旅游资源,打破信息藩篱,既让消费者买到优质的农产品和服务,又熨平农民可能面对的市场波动,岂不是一举两得。

在帮助村民往外“带货”的同时,本地“带货主播”还可以把党和国家的新政策、治理的新理念、产业发展的新主意带进来,在促进小农衔接大市场的过程中,推进乡村治理。而输出与输入是相互促进的。不难想象,越能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题的带货官,农民也越信服,新政策和新理念的传播效果也越好。

4月13日,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《“乡村新闻官”》一文,介绍的就是这方面的尝试。据报道,2018年,清远市创设“乡村新闻官”制度,打造575位乡村本地“网红”——乡村新闻官。他们有的是村干部,有的是乡贤,有的则是热心村中事务的青年。打造乡村新闻官的目的是,打通城乡信息不对称的“最后一米”,一方面为乡村带货、代言、发声;另一方面,传达国家政策,播报农事信息,传播思想文化。

此次“直播带货热”培养了众多草根、非主流带货官。据新华社报道,截至3月底,已有6万多名农民入驻淘宝,成为农村主播。农产品相关直播已达140万场,覆盖全国31个省(市、自治区)2000多个县(区)。如果这些农村主播经过适当培训和赋能之后,完全可以在带货之外,发挥更大作用,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年轻力量。



▲前不久,中国工程院“土豆院士”朱有勇戴着草帽,化身“土豆主播”,用手机直播的形式卖土豆。

「带货官」,「带」的也是初心使命

40万人“放弃李佳琦”听他讲文物

刑法学教授罗翔靠“硬菜”和“浓汤”火出圈

刑法课上的“硬菜”和“浓汤”

女干部遭人强暴时,急中生智将不法之徒推入粪坑并连踩三脚,这种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还是事后防卫?

张三对他人怀恨在心,给对方买了一百张蹦极票,结果第九十九次的时候对方摔死了,赠票不算危害行为?

张三儿子考上985,就在颐和园里放了985条毒蛇,应该认定为什么罪?

罗翔把上课比喻成做菜,这些曲折离奇的案例就是他的食材。由于举的案例大多以张三为主角,张三也被网友戏称为“法外狂徒”,有热心网友还专门拼接出这个虚拟张三的“传奇一生”。

张三的故事大部分来自真实案例,有些是经他加工改造而成的。干货满满的食材,配上罗翔剥洋葱一样的讲解和单口相声式的风格,一道刑法课“硬菜”出炉。

学阶段,他就有些“不务正业”,小学和中学时,热衷于看杂书与闲书,大学时学习生物工程专业,却屡次在篮球和演讲比赛中夺冠。

不用微博,不发朋友圈,在首涉直播之前,“85后”白雪松一直保持着与网络的距离。“保持较大的阅读量,用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将不同的知识点和学科相关联,这既是我的营养源泉,也为知识的传递提供了桥梁。”

白雪松认为,现在喜欢文物和历史文化知识的人越来越多,但像碑林这样的博物馆,呈现出的都是石碑石雕等略显晦涩难懂的文物,“每件文物就像是一个人”,它们有过往、有故事,甚至有不为人知的秘密,我在直播中,讲这些‘人’的故事,希望这种方式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网友爱上博物馆、爱逛博物馆。”

在第一次直播之后,网友的热情让他既开心又“震惊”。作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,白雪松最多时一天曾完成18批讲解。

“在碑林,我一年最多能为5000人次游客进行现场讲解,而参与一场直播的网友,可以达到几十万人次。这些网友中如果有1%愿意来碑林现场看一看,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。”

如今,白雪松的国宝名碑“脱口秀”直播常态化为一周一次。他说:“文博行业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持,借助文创产品和网络直播,让文物‘潮’起来、‘萌’起来、‘火’起来,才会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魅力。”

“冷门”博物馆里的“顶流”

一部手机,几本字帖,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讲解员白雪松,在自家客厅里当起了主播。

“开成石经”,就是唐代的‘五年高考三年模拟’。”唐玄宗李隆基和正态分布是什么关系?“在本应带货吸粉的直播间里,白雪松不疾不徐地讲着石碑和书法。

“宝藏男孩”“带货王”“顶流小哥”……一场直播下来,网友恨不得把所有“网红”称呼都安在白雪松头上。

平时在博物馆进行现场讲解时,白雪松就不是最字正腔圆的那一个,他既能旁征博引,也能插科打诨。直播房间里,白雪松仍然“另类”。

刻有罕见大夏纪年的珍贵文物——大夏石马,在白雪松的口中,成了“我们碑林,就是用这么珍贵的文物看守厕所。”以《玄

秘塔碑》传世的柳公权“最怕大户人家有人去世,这都得找他写墓志。”

白雪松在与网友的互动中,让冰冷厚重的石碑石刻,成了一连串甩出的“梗”,网络直播成为轻松活泼的文博知识脱口秀。

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8年,白雪松深知,直播带来的意外走红,得益于碑林这座“冷门”博物馆。始建于宋哲宗元祐二